

著名歌曲《浏阳河》词作者徐叔华先生于2021年11月30日病逝，享年90岁。笔者少年时就会唱《浏阳河》，那时以为是“湖南民歌”。本世纪初和徐叔华、唐璧光两先生相遇湖南浏阳河畔，才知道他们是《浏阳河》的词曲作者。由于和徐叔华先生相识，笔者开始对著作权问题有了较多认识。得知徐先生远行，心里非常怀念他。

1950年，19岁的徐叔华从长沙长郡中学毕业，凭着好嗓子考入新成立的湘江文工团，随即到长沙郊区参加土改，驻地紧挨着自湘东奔流而来的浏阳河。

在农村土改工作队经常劳动，文工团的小伙子喜欢在傍晚跳进浏阳河洗澡。浏阳河水清澈柔滑，徐叔华突有领悟：“浏阳河不晓得弯了多少弯，才把这么好的水送给我们哩！”这是他对浏阳河的最初感受。

很快就秋收了，因“土改”分到土地的农民激发出强烈的种粮愿望，交公粮也积极。徐叔华打算编一个小歌舞剧“送粮路上”。

有一天晚上他很晚才回住户。黑路窄坑坑洼洼，他一个趔趄差点儿栽到路边的水沟里。

正是这个趔趄触发他的灵感：爷爷和孙子推小车送公粮，和一位青年人比试，不小心车陷水沟。车上粮食装得多，爷孙两人力气小抬不动，请青年人帮忙。青年农民逗乐，



杭城偌多饮茶处，几经探访甄选后还是最爱永福寺。说起跟永福的缘分，其实要感谢灵隐，两个寺离得忒近，都是名刹，香火当以灵隐为盛，但论灵秀雅致还是永福寺更胜一筹。永福寺自有一种脱俗之气，他处难及。每多行几步，经丘寻壑，野径幽花，松竹交映，更出尘世几层。因为酷爱去永福寺喝茶。屡屡被我当成开门钥匙的昌月师傅甚周到地问我，你是来这里喝茶，还是去茶院喝茶？我毫不委婉地回答，我要去茶院，去你的办公室只能看你，去茶院能看山。昌月师傅好脾气地哈哈哈……

永福寺的福泉茶院在半山，行步至此，青冥入眼，峦霁浮浮，林铺湿翠，浅绿娇青，悦目澄心，起风时室外微微凉，手捧一杯热茶，所谓知己清欢，浮世所

时尚

徐叔华远行了，《浏阳河》继续奔流

钱江

对小孩说：你答得出我的问就帮你抬，于是引出唱词：“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的水路到湘江。江边有个什么县呐，出了个什么人世界把名扬？”

接下来的构思酣畅淋漓，徐叔华几天里写出剧本《双送粮》。领导慧眼识珠，拍板排演，马上赢得好评，于次年作为湖南省送选作品，进京参加前往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选拔。

行前还要打磨。主持人要求，主题歌曲套用京剧曲调《小放牛》不妥，要换成湖南民歌调子。

演出分队即将上火车刻不容缓，乐队指挥兼打鼓的朱立奇灵机一动，想起一年前有个湖南花鼓戏《田寡妇看瓜》，其中唱段《送瓜调》，长沙市工人文工团的唐璧光作曲，不妨选用。

朱立奇指挥演员试唱试演，认为很成功。民乐伴奏齐芝田灵感迸发，拉出欢乐过门，完成了乐曲的衔接。由此，《双送粮》主题歌的词作者为徐叔华，作曲唐璧光。朱立奇、齐芝田配器。《双送粮》晋京演出大受欢迎。1951年5月23日关于西藏问题的和平谈判成功，在中南海签字。签字仪式后演出几个节目助兴，《双送粮》入

选了，到怀仁堂为政治局委员们表演，毛泽东主席也来了。

第二天领导讲评，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周巍峙告诉大家：昨晚毛主席看了《双送粮》，很喜欢，起立鼓掌，点头微笑。

小歌舞《双送粮》一炮打响，徐叔华从此转入编剧专业。没想到，几年后“反右”运动来了，曲作者唐璧光和改编者朱立奇、齐芝田均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徐叔华划作“中右”，开除党籍。这使他们失去了《双送粮》主题歌的署名权。

1959年，一个友好国家艺术代表团访问湖南，提出联欢时唱一支湖南民歌，结果《双送粮》插曲入选。《双送粮》是剧名，主题歌叫什么呢？干脆以第一句歌词启首“浏阳河”三字作了歌名，就叫《浏阳河》。因作者全是“右派”，没有署名权，

山火烧到家门口

融融

那间，好像一颗炸弹在水中爆炸，引起冲天巨浪。那是一个关于山火的警报，就在我居住地——华盛顿州东部的Spokane地区。

今年美国加州多处山火，由西南向东吹，已经吹到了纽约。那里的太阳如圆蛋黄挂空中，日照如月，蒙着一片烟熏雨。Spokane，突然拉响了警报。烟火腾跃，家家户户紧闭门窗，求雨求风减速，转移方向。我们住在郊外，离山火只有十英里。地图上，鲜红的山火就像毒蛇的舌头一路舔过来，已经烧了四千英亩森林。但我们还没有收到撤离通知。屋漏偏逢连夜雨。先生的止痛药吃完了，要进城去药房。他问我去不去。我犹豫了一下，说：“去，去！我的Cranberry胶囊丸也吃完了。”其实，我想去外面看看。

一路开，不停地抹眼泪，烟火熏得眼睛睁不开。沿途树林后面的群山都不见了。进去Costco买了胶囊丸，他说，“去拿一包厕纸吧，家里的快

的纸杯做得格外精细，用的是敦煌壁画的素材，飞天献花，甘露惠泽世人，方为永福。

月真师所书“慈杯”二字也清健俊丽，我一直倾心月真师的字，观之每每联想起苏东坡赞道：潜师的话：“诗句清绝，无一点蔬笋气。”——比起市面上那些所谓名家的“书法”，我觉得月真师的字，拯救了我的眼睛。大和尚是很有趣的，永福寺的法物流通处，有一款纸团扇，上书五个字：“还是空调好”，笑到我拊掌叫绝，高呼着夏天一定要买来送人。

永福寺于我而言，是礼佛、饮茶、就餐一体化的佳处。素食馆的素面已经很不错，臭豆腐更是一绝。喜欢跟念顺师一起吃饭，因为他性格平和，和蔼可亲，更因为他不动声色地深谙饮食之道。

因此称作“湖南民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创作歌曲《浏阳河》传唱很广，给人们的印象却是“民歌”。

《浏阳河》歌词原为两段。1971年秋，身在湖南省文工团的徐叔华又奉命增写3段，成为今天《浏阳河》的定稿。

有幸的是，《浏阳河》词曲创作者、改编者看到了“文革”的终结。徐叔华继续创作，写出了大型神话剧《春哥与锦鸡》、花鼓戏《还牛》《补锅》等。其中的《补锅》推出了著名歌唱演员李谷一。

和许多出色的流行歌曲作者那样，徐叔华等人遇到过许多著作权侵权行为，经历了许多诉讼。诉讼所得很有限，但他有一个明确的意识，就是通过诉讼唤起公众对知识产权、对著作权、对独创精神的尊重。这对建设文明社会是非常需要的。

如今，徐叔华先生远行了，他的《浏阳河》继续奔流，回荡在三湘四水，是关于歌词创作和著作权保护的极好范例。

你收到了手机警报吗？九月的时候，群里有问。刹

你收到了手机警报吗？九月的时候，群里有问。刹

你收到了手机警报吗？九月的时候，群里有问。刹

你收到了手机警报吗？九月的时候，群里有问。刹

你收到了手机警报吗？九月的时候，群里有问。刹

你收到了手机警报吗？九月的时候，群里有问。刹

你收到了手机警报吗？九月的时候，群里有问。刹

你收到了手机警报吗？九月的时候，群里有问。刹

你收到了手机警报吗？九月的时候，群里有问。刹

你收到了手机警报吗？九月的时候，群里有问。刹

你收到了手机警报吗？九月的时候，群里有问。刹

你收到了手机警报吗？九月的时候，群里有问。刹

你收到了手机警报吗？九月的时候，群里有问。刹

你收到了手机警报吗？九月的时候，群里有问。刹

你收到了手机警报吗？九月的时候，群里有问。刹

你收到了手机警报吗？九月的时候，群里有问。刹

你收到了手机警报吗？九月的时候，群里有问。刹

你收到了手机警报吗？九月的时候，群里有问。刹

我与已故著名剧作家杜宣素昧平生，但我却保留了一封他给我的书信。信封上到达邮戳日期是1991年8月5日。

这封微微泛黄的书信，勾起了我的思绪。回首望，1991年6月中旬，《新民晚报》夜光杯“十日谈”推出了“收藏拾趣”专稿。其中有四篇是本人的，它们是《扑克牌中存趣闻》《烟斗的诱惑》《五彩缤纷的啤酒贴》和《收藏家中的“古董”》。其他几篇都出于谁人之手，我记不清楚，因它已事隔30年了。我的故事，就是那篇《烟斗的诱惑》引发的。我在文中这样写道：“著名作家杜宣也有收藏烟斗的嗜好，说起来，还是抗战时，‘新中国剧社’的一个同志送了一个水泥做的烟斗给他，想不到从此他迷上了烟斗，可惜这一件藏品后来摔坏了。”这段有关杜宣收藏烟斗的故事，是一位好朋友说给我听的，于是我就将这个故事写进《烟斗的诱惑》中去了。

没想到，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立刻引起反响，一位住在塘沽路上的梁敬申读者，在《烟斗的诱惑》发表的当晚，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通过新民晚报社转给了我。从来信行文的格式及使用繁体字来看，可能是上了岁数的人。他在信中写道：“吴少华先生：今拜读晚报‘收藏拾趣’，觉得十分有感，你对烟斗的故事对我有一个启发，我家藏有一只欧洲早期烟斗立架，上可放三只烟斗，在立体架台上有一个十分生动的狮子狗，我不会吸烟斗，但想通过您转送给作家杜宣先生，并有机会引见杜宣先生，让我也开一眼界。”

这是一位热心读者的来信，要将自家祖传的老物件无偿地送给另外一个素

用完了。”走过去，傻眼了。手纸，晚餐纸，卫生纸，无影无踪，长廊的货架上空空如也。明天会有货吗？服务员说，不知道。又一场抢购。山火，像病毒一样，把人们推向恐怖的漩涡。

回家路上，我说：“年轻时当记者，遇到突发事件，在家坐不住。”他说：“知道。”随即把车头转向西面，指着前面的山脉说：“火就在山的背后。”山脚下，连绵的黄土地，因为炎热缺水而干枯的野草，沾上一点火星就是一片火海。华盛顿州最大的库米德湖水库首次缺水，水位只剩下三分之一，我家的水井经常断水，大片草坪干枯而死。山火如果越过山脉，我家很快不复存在，不敢多

七夕会

爱吃的人和懂吃的人在一起吃饭是非常愉快的，我们都能吃出萝卜汤加了迷迭香的妙处，也都很喜欢牛排菌带一点微微辣的口感，更喜欢方林富山楂糖球带来的快乐。一顿饭吃下来，我们会交换几个眼神，意思是你也觉得不错吧！

我开玩笑说，我要认真写篇文章，把念顺师喜欢的菜都列出来，列一个永福·福泉书院专用的“方丈推荐菜单”，分别标上方丈推荐五颗星、方丈推荐七颗星，以方便大家按图索骥。所以这篇文章，其实是这个缘起。

疫情使得大家闷觉日子难熬，但也有倏忽即逝的错觉。逗留杭城月余，岁寒日暖，穿身而往，长日在前，希望这篇碎碎念当中有些许能让人会心一笑、觉得可用的分享。

青山不老，为雪白头；时莫轻负，与君共度。

不相识的人，这是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作品后会经常碰到的事。那时的人很纯朴，乐于成人之美，且没有任何的经济利益诉求。这位梁敬申读者送东西的“回报”，就是想一睹杜宣先生的风采。面对这样一位热心的读者，我感到为难了，因为我并不认识杜宣先生，但又不忍心让这位读者失望。最终，我想到了杜宣先生是上海市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于是我就给杜宣写了一封信，并通过上海市作家协会的一位朋友转交这位著名作家。

杜宣的一封信

吴少华

因为兜了一个大圈子，一直到8月5日才接到杜宣先生的来信，信是寄到我家的，信封用的是“电视电影文学”编辑部的，信纸是32开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的便条纸。

信不长，我摘抄如下：“吴少华同志：您的信已由作协转来。谢谢。我明日去青岛，要过一个时候回上海。那位热心送烟斗立架的朋友，如方便的话，请其送到陕西南路197号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他们会交给我的。并问近好！杜宣8/3。”

信虽短，但行文措辞却很随和，就像写给一个老朋友似的。至今，读来都觉得是一种欣慰与享受。接到此信后，我长了一个心胆，杜宣是著名的剧作家，是我们这辈人的偶像。于是我就留下了原件，用复印件的形式回复了那位热心读者梁先生。

再后来，我也就没继续去打听这件事的下落，应该是有了圆满的结局。另外一点，我一直相信，任何一种藏品的聚散都是一种缘分，不知今天那件有点年数的欧洲烟斗立架又在何方。

想，我已经毛骨悚然。他说：“已经烧到一万一千英亩，还在烧。靠人工已经扑灭不了。”报纸上说，美国西部的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今年被野火烧毁的土地是去年的二十倍。

正在我们感到呼吸不畅时，手机的警报声震耳欲聋。颤抖的手指点开字幕，原来是红十字会在我们居住的小镇的高中礼堂设立了收容所。先生马上开到了高中的停车场。他跳下车，一边说：“我去问他们要不要义工？”

疾风肆意乱窜，跟在他后面，我紧抱双臂，瑟瑟发抖。他对红十字会的的工作人员说：“只要你们需要，我们教会有几百人，都愿意来帮忙。”我看到大厅里有四张单人床，上面铺着白底小花的床单，好像是两个家庭，他们正坐在不同的长桌前吃晚餐。收容所的负责人说：“你们到红十字会的网上去注册，要是今晚不下雨，明天来这里的人多起来，就会通知你们。”

气象预报说，半夜11点有百分之七十的可能下雨，12点百分之五十。次日凌晨1点百分之三十。一早醒来，一滴雨也没有下，万里晴空。山火烧了四十英里，转到北面去了。

好天气只持续了一天，第二天又是烟雾密布。火势跟着妖风走，吹到哪里，哪里遭殃。家里窗户紧闭，空气过滤器表示抗议，亮着红灯。

我们还得再去Costco看看有没有厕纸。几十米长的货架靠着墙，以前各种生活用纸堆积如山，今天一片不剩。瓶装水也限制供应。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